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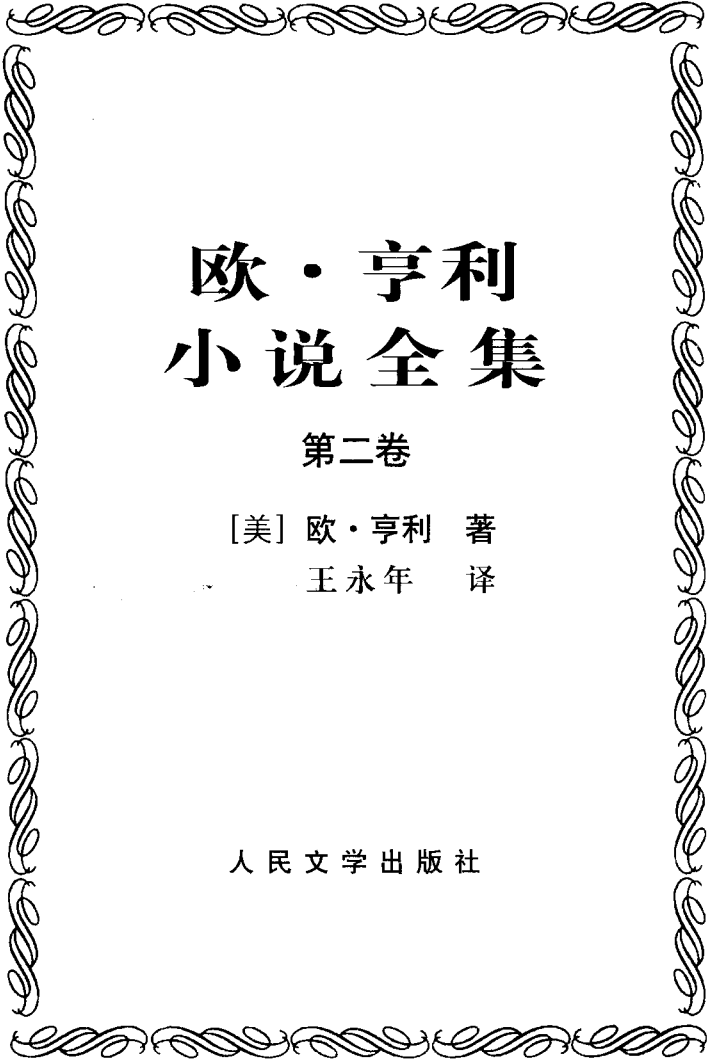
O. Henry

欧·亨利
小说全集

[美] 欧·亨利 著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亨利 小说全集

第二卷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命 运 之 路

命运之路	3
骑士册封仪式监护人	28
鄙视金钱的人们	38
迷人的侧影	46
“醉翁之意”	55
艺术与烈马	72
菲比	84
双料骗子	102
黑鹰的消失	115
重新做人	126
要线索,找女人	135
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144
萨尔瓦多的七月四日	159
比来的解放	172
魔吻	183
局级案件	197
沙勒洛瓦的复兴	210
经理人材	224

“口哨”迪克的圣诞节袜子·····	239
莱茵小城堡的持戟手·····	257
两个改换门庭的人·····	267
孤寂的路·····	281

白菜与皇帝

楔子·····	295
第一章 “早晨的狐狸”·····	301
第二章 忘忧果与酒瓶·····	310
第三章 史密斯·····	322
第四章 就擒·····	333
第五章 第二个失恋的流放者·····	345
第六章 留声机与把戏·····	352
第七章 钱迷·····	367
第八章 海军上将·····	378
第九章 至高无上的旗子·····	387
第十章 酢浆草和棕榈树·····	398
第十一章 残余的面子·····	416
第十二章 鞋子·····	426
第十三章 船舶·····	436
第十四章 艺术大师·····	445
第十五章 狄盖·····	462
第十六章 红与黑·····	475
第十七章 两件旧事重提·····	485
第十八章 万花筒·····	495

随 意 选 择

《迪克西玫瑰》.....	501
第三样配料.....	515
黑比尔的隐藏.....	529
各有千秋.....	543
仙人摘豆.....	556
供求定律.....	569
觅宝记.....	581
机不再来.....	593
诚则灵.....	604
胜利时刻.....	617
猎头者.....	630
并非特写.....	644
高等实用主义.....	655
畅销书.....	664
都市里的乡下佬.....	678
靠不住的规律.....	688

命 运 之 路

命 运 之 路

我在路上寻找

我未来的命运。

带着真诚而坚强的心，

还有指点迷津的爱情——

它们能不能支持我

左右、闪避、掌握或塑造

我的命运？

(大卫·米尼奥未出版的诗)

歌已经唱完了。歌词是大卫写的，曲调是乡村风格。酒店里围桌而坐的人都热烈地喝彩叫好，因为酒账是这个年轻诗人付的。只有公证人帕比诺先生听了歌词微微摇头。因为他有些学问，并且没有同别人一起喝大卫请客的酒。

大卫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夜晚的凉风吹散了他脑袋里的酒意。他这才想起那天和伊冯娜吵了一架，他决定当晚离开家乡，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去寻找声名和荣誉。

“等到人人传颂我的诗歌时，”他美滋滋地自言自语说，“她也许会后悔今天说的叫我伤心的话。”

除了酒店里那批闹饮的人以外，村民们都入睡了。大卫悄悄地走进他父亲的农舍，到自己的小屋里，收拾几件衣服打了一

个包裹，把包裹穿在棍子上，往肩上一扛，掉头朝韦尔努瓦村通向外面的那条大路走去。

他经过羊栏，父亲的羊群拥挤着睡在里面——他每天带这些羊出去放牧，让它们四处乱跑，自己在零星的纸片上写诗。他看见伊冯娜窗里还有灯光，一阵犹豫突然动摇了他的决定。灯光也许说明她不能入眠，悔恨自己的粗暴，明天早晨她也许——不！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韦尔努瓦村不是久留之地。村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他的命运和未来在那条大路外面等待。

在月光朦胧的原野上，那条路伸展出去有三里格长，直得像田里的犁沟。村里人都说这条路通到巴黎；诗人一面走，一面悄悄地念着这个地名。大卫以前从没有离开韦尔努瓦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过。

左面的路

那条路伸展出去有三里格长，然后同另一条稍宽一些的路直角相交，形成了三岔口。大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走上了左面的路。

这条交通比较繁忙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地面新留下的车辙。再走了半小时光景，车辙得到了证实，只见一辆笨重的马车陷在一座陡峭小山脚边的河沟里。车夫和马童吆喝着拉马笼头。路旁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高大的男人和一个披着浅色斗篷的苗条的小姐。

大卫发现那些仆人光使蛮劲，缺乏技巧，便平静地指挥起来。他吩咐仆人们不要瞎嚷嚷，而要把力气用在车轮上，由车夫一个人用马匹熟悉的声音驱赶，大卫自己用他有力的肩膀抵在马车后部，大家劲往一处使，马车便给推到河沟边坚实的地面

上。仆从们爬上各自的座位。

大卫迟疑地站了一会儿。那个高大的先生挥挥手说：“你也上车。”他的嗓音像他本人一样高大，但由于修养和习惯的关系显得很柔和。这种声音使人只有服从的份儿。命令重复了一遍，打断了年轻诗人短暂的犹豫。大卫的脚踩上踏级。在黑暗中，他模糊地看到小姐坐在后座。他正想在对面坐下，那个声音又使他屈服了。“你坐在小姐旁边。”

那个先生笨重地在前座坐下。马车开始爬上小山。小姐一言不发，缩在角落里。大卫估计不出她的年龄大小，但是她衣服里散发出一股优雅温馨的芳香，激发了诗人的幻想，使他相信这个神秘的人儿一定很可爱。这正是他时常幻想的奇遇。然而他解不开这个谜，他和这两个莫测高深的旅伴坐在一起，大家都默不作声。

一小时后，大卫从车窗里望出去，发觉马车已经驶到一个小镇的街上。然后停在一幢关着门的、黑灯瞎火的房屋前面，马童下了车，不耐烦地擂打大门。楼上一扇格子窗打开了，伸出一个戴睡帽的脑袋。

“半夜三更，谁在打扰正派人的好梦？我的店门已经关了。时候这么晚，哪有规矩的旅客还在路上乱跑的？别敲门了，走吧。”

“开门！”马童嚷道，“来的是博佩图伊侯爵老爷。”

“喔唷唷！”楼上那个人喊了起来。“小的罪该万死，老爷。恕我不知道——时候这么晚了——我立刻下去开门，听候老爷吩咐。”

里面有铁链和门闩的声响，门打开了。银瓶旅店的老板披着衣服，擎着一支蜡烛，又冷又怕的站在门口簌簌发抖。

大卫跟在侯爵后面下了车。“扶小姐一把，”侯爵吩咐他说。诗人服从了。他扶那个小姐下车时，感觉她的手在哆嗦。“到店里去。”这是第二道命令。

他们进了旅店的长饭厅，里面有一张长度和房间一样的橡木桌子。高大的先生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小姐非常疲累的颓然坐到靠墙的椅子上。大卫站着，寻思现在最好开口告辞，继续上路。

“老爷，”店老板一躬到地说，“如果知道大人光临，我早应该准备欢迎了。现在只有酒和冷鸡肉，或许——或许——”

“蜡烛。”侯爵以他特有的姿态张开白白的胖手指说。

“是——是，老爷。”店老板拿来五六支蜡烛，点燃后放在桌上。

“假如大人肯赏光尝尝勃艮第酒——小店倒有一桶——”

“蜡烛。”侯爵伸着手指说。

“当然，当然——我马上去拿，老爷。”

又点了十来支蜡烛，照亮了饭厅。椅子几乎容纳不下侯爵肥硕的身躯。除了手腕和领子上雪白的绉纱以外，他从头到脚一身是黑，甚至佩剑和剑鞘也是黑色的。他显出一副目中无人的讥诮的神情。向上翘起的胡子梢几乎触及那双嘲弄的眼睛。

小姐纹丝不动地坐着，大卫这会儿才发觉她很年轻，并且美丽得动人。他正凝视着这个楚楚可怜的美人时，侯爵洪亮的嗓音又响了起来，把他吓了一跳。

“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的？”

“大卫·米尼奥。我是诗人。”

侯爵的胡子翘得更接近眼睛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还是牧羊人，看管我父亲的羊群。”大卫昂首回答，脸上却不由得一红。

“牧羊诗人先生，听着，你今晚撞上了好运。这位小姐是我的侄女，露西·瓦雷纳小姐。她出身名门，每年有一万法郎收入。至于她的美貌，你只消自己看看。如果她的财产合你牧羊人的心意，她立刻可以成为你的妻子。别打断我的话。她已经和维尔莫尔公爵订了婚，今晚我把她送到公爵的别墅去。宾客都已到场，牧师也准备好了，这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就要举行了。在圣坛上，这个温柔孝顺的小姐居然像母豹子那样向我扑来，指责我残酷造孽，当着大吃一惊的牧师的面，毁了我替她订的婚约。我当场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她嫁给我们离开别墅后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不论他是王子、烧炭人，或是小偷。牧羊人，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小姐今晚必须结婚。不是你，便是另一个人。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来决定。别多说多问来麻烦我。十分钟，牧羊人；时间是很快的。”

侯爵的白手指在桌上敲得直响。他陷入一种诡秘的等待状态，正像一幢门窗紧闭、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大房子。大卫正想开口，但是那个高大的人的神色止住了他。于是，他站到小姐椅子边，鞠了一躬。

“小姐，”他说，在这样一个优雅美丽的人面前居然能滔滔不绝地说话，连他自己也觉得诧异。“你已经听我说过，我是个牧羊人。有时候，我也有一个幻想，认为自己是诗人。如果诗人的标准在于他对美的景仰和爱慕，那我的幻想更加强了。我有什么地方能为你效劳，小姐？”

那个年轻女人抬起悲哀的、欲哭无泪的眼睛望着他。他那由于事态严重而显得认真坦率的面庞、坚强而端正的姿态、充满

同情的清澈的蓝眼睛,加上她自己迫切需要而失之已久的帮助和仁慈,使她突然哭了起来。

“先生,”她低沉地说,“你好像很真诚,很仁慈。他是我的伯伯,我父亲的哥哥,我惟一的亲属。他从前爱我的母亲,因为我像母亲,他便恨我。他使我的生活成为长期的恐怖。我看见他就害怕,以前从不敢违抗他。可是今晚他要把我嫁给一个年纪比我大三倍的男人。请原谅我给你带来的麻烦,先生。你一定会拒绝强加在你身上的这种疯狂举动。至少让我谢谢你那些豪爽的话。从前谁也没有对我说过那样的话。”

诗人的眼睛里此时有了一些不仅仅是豪爽的神情。他一定是个诗人,因为伊冯娜已经给抛在脑后了;这个新的美妙可爱的人儿,以她的清新和风度迷住了他。她身上微妙的芳香使他充满了奇特的感情。他的温柔的眼光热情地落在她身上。她也如饥似渴地依附着它。

“他给了我十分钟的时间,”大卫说,“让我来做也许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可怜你,小姐;那不是真话——我要说的是我爱你。我还不能要求你的爱情,但是让我从这个残酷的人身边把你救出来,到时候爱情也许会产生。我相信我有前途;我不会一辈子做个牧羊人。目前我要尽心尽意地爱惜你,减少你生活中的痛苦。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未来交托给我,小姐?”

“啊,你将会为怜悯而牺牲你自己!”

“为爱情。时间快到啦,小姐。”

“你会后悔,会瞧不起我的。”

“我这辈子的目的只是使你幸福,使我自己配得上你。”

她的美好的小手从斗篷底下伸出来让他握住。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她悄声说。“并且——并且爱情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遥远。去对他说吧。一离开他那双眼睛的威力，我也许可以忘怀。”

大卫走过去，站在侯爵面前。穿黑衣服的身形动了一下，讥消的眼睛朝饭厅的大钟一扫。

“还差两分钟。一个牧羊人居然花了八分钟时间来考虑要不要接受一位美丽富有的新娘！说呀，牧羊人，你是否同意做小姐的丈夫？”

“小姐已经给了我荣幸，”大卫骄傲地站着说，“答应了我的请求，愿意做我的妻子。”

“说得好！”侯爵说。“牧羊人先生，你在奉承方面倒有一手。小姐的运气毕竟不算太坏。现在尽教堂和魔鬼所允许的，赶快了断这件事吧！”

他用剑柄砰砰敲着桌子。店老板两腿哆嗦地跑来了，又带来一些蜡烛，指望迎合大老爷的心意。“找一个牧师来，”侯爵说，“一个牧师，你懂吗？在十分钟之内找一个牧师来，不然——”

店老板扔下蜡烛，飞也似的跑了。

睡眠惺忪、衣冠不整的牧师来了。他替大卫·米尼奥和露西·德·瓦雷纳证了婚，把侯爵扔给他的一枚金币放进口袋，拖着脚步走到黑夜里。

“酒。”侯爵向店老板伸开他那兆头不妙的手指吩咐说。

“把杯子斟满。”酒拿来之后，他又说。他站在桌子的一头，在烛光下像是一座恶毒和狂妄的黑山，他的眼光落到他侄女婿身上时，旧情的回忆变成了狠毒。

“米尼奥先生，”他举起酒杯说，“我说完话之后请喝酒：你已

经娶了一个将使你终身潦倒的女人。她身体里的血液继承了邪恶的谎言和残酷的毁灭。她将给你带来耻辱和不幸。落在她身上的魔鬼,就在她那连乡巴佬也会屈从的眼睛、皮肉和嘴里。诗人先生,那就是你向往的幸福生活。喝酒吧。小姐,我终于摆脱了你。”

侯爵喝了酒。姑娘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伤心的呼喊,仿佛突然受到了创伤。大卫拿着酒杯,向前走了三步,面对着侯爵。他的举止完全不像牧羊人了。

“现在,”他镇静地说,“承你称呼我‘先生’。我和小姐的婚姻使我在——就说是间接身份吧——使我在间接身份方面和你接近了一些,我可不可以希望在我想到的一件小事上有权和阁下更平等一些?”

“可以,牧羊人,”侯爵嘲弄地说。

“那么,”大卫说着,突然把他的一杯酒朝那双取笑他的、轻蔑的眼睛泼去,“也许你愿意屈尊和我决斗一下。”

那位大老爷狂暴地咒骂一声,声音像号角那般响亮。他从黑剑鞘里抽出剑来;对徘徊不去的店老板喝道:“替那个乡巴佬找把剑来!”他又转向小姐,发出一声使她心惊肉跳的冷笑,说道:“你给我添的麻烦太大啦,小姐。大概我必须在一夜之间替你找个丈夫,再使你成为寡妇。”

“我不会使剑。”大卫说。他在妻子面前承认这一点很不好意思。

“我不会使剑,”侯爵嘲弄地学着说。“难道我们要像庄稼汉那样用橡木棍子打一架吗?喂,弗朗索瓦,把我的手枪拿来!”

马童从马车的皮套里拿来了两支镶银的闪亮的大手枪。侯爵把一支扔在大卫手边的桌上。“到桌子那一头去,”他嚷道,

“即使牧羊人也会扣扳机的。不过有幸死在德·博佩图伊枪下的牧羊人却很少。”

牧羊人和侯爵隔着长桌，面对面站着。吓慌了的店老板双手在空中乱抓，结结巴巴地说：“老——老爷，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在我的店里！——别行凶——这要坏我的规矩——”侯爵威胁的眼神吓得他说不下去。

“窝囊废，”博佩图伊老爷说，“你牙齿暂时不要打架，能够的话，替我们报数。”

店老板跪倒在地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但是他仿佛还在用手势为他的店和规矩呼吁不要闹事。

“我来报数，”小姐声音清晰地说。她走到大卫面前，温柔地吻了他。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脸颊泛起红晕。她靠墙站着，两个男人举起手枪，等她报数。

“一——二——三！”

两声枪响间隔得那么短，以致烛光只跳动了一次。侯爵含笑站着，左手张开五指按在桌子一端。大卫也站得笔直，非常缓慢地扭过头，用眼睛搜寻他的妻子。接着，他像一件衣服从挂着的地方掉下来似的垮在地上。

成了寡妇的少女恐惧而绝望地短叫一声，跑过去俯在他身上。她找到了他的伤口，然后带着先前那种悲哀的苍白脸色，抬起头来。“打穿了他的心，”她悄声说。“哦，他的心！”

“来吧，”侯爵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出去上车！天亮以前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你。今晚你再嫁一个活的丈夫。就是我们再遇到的人，小姐，不论是强盗或者庄稼汉。如果路上遇不到，那就是替我们开门的仆人。出去上车！”

毫不容情的高大的侯爵、披上斗篷的小姐、拿着手枪的马童，一起走出旅店，上了等候着的马车。笨重的车轮滚动时的声音响彻沉睡的小镇。在银瓶旅店的饭厅里，心烦意乱的店老板望着诗人的尸体不知所措，二十四支蜡烛的火光在跳动闪烁。

右面的路

那条路伸展出去有三里格长，然后同另一条稍宽一些的路直角相交，形成了三岔口。大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走上了右面的路。

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只是下定决心当晚要远远地离开韦尔努瓦村。他走了一里格路，经过一幢新近招待过宾客的大别墅。每扇窗子里都是灯火辉煌；石头大门的地上轮辙交错，那是宾客们的马车留下的。

再走了三里格，大卫觉得累了。他在路旁一堆松枝上躺下来，睡了一会儿。接着又起身，沿着这条陌生的路走去。

就这样，他在大路上走了五天，睡的是大自然的舒适的床铺或者农家的干草堆，吃的是农民招待他的黑面包，喝的是溪水或者看羊人给他的饮料。

最后，他经过一座大桥，踏进了笑脸迎人的城市，被那个城市毁掉的或者捧红的诗人比世上各地都多。当巴黎以低沉的音调向他唱出了充满活力的人生和车马声组成的欢迎曲时，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大卫在孔蒂路一幢古老的房子里租了一间顶楼，然后坐在一把木椅子上开始写诗了。这条街道一度接纳过重要体面的公民，如今住着一些每况愈下的人。

街上的房屋都很高大，带着没落的尊严，但是有许多房间空